國朝文錄

清獻堂稾文錄引

清獻堂集仁和趙鹿泉先生著先生於乾隆戊申己酉兩典吾江鄉試臨留視學一時文章之彥搜羅殆盡流風遺韻迄今猶傳播士林予少時讀其時文見其有力如虎能於五家外別闢生面知其必深於古而全稾久未得見近歲館龍泉始於石圍李氏得之所著說經之書如尚書質疑詩細讀春秋存稾春秋三傳雜案及四書溫故錄諸書類皆根柢註疏以古健之筆判異同之案大義卓然不支不泛非他考據家掇拾叢碎無關典要者所能及也古文不以體分而以年次自謂欲以考其閱歷之先後說經之作既

已分編故散體文僅存十卷大都戛戛獨造絕不依傍古人且翦
截浮蕪不使一閒文冗字而高深雄傑之氣象渾灝流轉之機神
旣鬱勃而盤迴亦完足而酣暢異矣哉世之以壇坫自雄者皆未
之及也說經之作多自成文可與李穆堂集中考解論說相配然
旣已別行亦不具錄今惟錄本集之文爲二卷上高李祖陶

嶲獻堂文錄目錄

卷一

卷二

淸獻堂文錄卷一

仁和趙　佑鹿泉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南安彭壽世勉

四書溫故錄自序

莫故於四書書所最先習之者也五經則待四書畢而後習者也其在四書以五經爲故讀四書不進之以五經不足以通四書也其在四書集註以古注疏爲故讀集註不兼之以古疏注不足以見紫陽採集之精體經明道之功凡諸儒之勤勤於注之疏之者亦均自故出均有功於其間而所見之分詣不同故其所得僅止

於膚末而至有糾繆顯然之失以俟朱子善求故用故而不泥於
故爲之去非存是彚羅衆說舉其大綱析其微奥而後稱集成焉
故遵朱者不易之定典也世之學者或偶憑一隅之異同妄矣陋
矣雖然凡故異乎朱子而糾繆顯然者旣非讀之不足以見其有
同乎朱子而仍不及朱子或較過於朱子與夫雖異夫朱子而未
嘗不足以備學者質疑析難參今註所不逮者則亦皆朱子之所
以俟學者之善求而自得之初無礙乎其遵朱者也右讀論孟注
疏越數四始敢稍點筆其中隨他見聞以時存記期乎免遺忘備
質證廣啓迪久乃別錄出之或篇或段不拘章句節次不多分卷

學庸裁數篇末爲重輯趙岐孟子章指統名之曰四書溫故集溫

（以下發溫字義）

尋也尋重也於文尋作燖古作燅皆以寒更溫之於義取諸復天地之理莫大於復寒則閉溫則生故終則有始君子以之溫故而知新故無窮也溫亦無窮也特患乎知有故而不溫日求新而反失故則寒矣寒未有能生者也奚新之足云學者其慎毋謂故可寒哉時乾隆五十二年太歲在丁未六月五日我生初之歲月日也書於保安寺街

可爲讀書之法視毛西河輩天淵矣

○○江西鄉試錄序

欽惟我　國家久道化成人文蔚煥○皇上以後天不老之聖越稀齡而躋　上壽○重光申祐用　頒特詔錫大福於下將以已庚之歲繼舉　萬壽恩科先於戊申之秋預行直省正試所以使率土共熙於純嘏而多士彌效其忱恂甚盛典也於時臣佑由大理卿欽奉　恩命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偕吏部主事臣祥慶往臣佑竊伏自省榻愚稱陋無所短長荷聖明特達之知屢與文衡重寄昨者方自山左五載而還隨班三法之末曾無纖毫報稱茲復奉　恩使與江右文數大邦震動懸

廂其昜以巳因益敬維三月二十八日蒙　賜召對於勤政殿東
極　天語垂詢以科場學政防弊之事蓋是時言者紛爭議改法
上既明切誡諭之矣臣佑惶恐叩首謹對以科場弊竇難保必無
卒不過千百人中一二歷經　欽定條例本極周詳惟在持衡者
實心仰體　簡任深恩公明二字交盡自不患爲不肖所脅隨蒙
温諭汝言甚是安得盡如爾言乎此誠　聖慈愼重掄才深望於
臣工之精白將事而臣佑所益戰兢莫能釋者也既抵江省則監
臨巡撫臣何裕城率其藩臬道府分任監試提調諸職皆所夕惕
勤內外備舉乃進學政詹事臣翁方綱所錄士八千有奇三試之

臣佑臣群慶率同考官某某等悉心檢校就已薦未薦各卷詳慎再三覆取正榜九十四人副榜十八人擇其文理優者敬繕呈錄進備

先生是科發卷閱遍一時名宿網羅殆盡

宸覽臣佑例得颺言簡端臣惟昔韓愈之戒國子生曰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所以勉諸生艮深以切亦為諸生言則然也非謂有司之可無患也蓋諸生有諸生之患有司有有司之患各有當患而不知患於是諸生藉口於有司之不公明有司又藉口諸生之不精成以交相匿而相欺臣竊以為諸生之不精不成罪皆由有司致之何者諸生惟其未精未成而為諸生有司則自諸生升之者也既無不

極是

精且成應無不明且公矣方將以其明且公者造進天下之精且（此段正說反說以結得之筆）
（發精學子理此今人所不能言不肯言者而謂之發揮之士矣）
成而困厲夫未精未成者既然知修行之端然後學術正人
才出此有司之不愧所司也今或公而不明過精且成者而不知
取或明而不公利夫不精不成者而惟吾之私取焉則是天下無（斷語出）
取乎精且成也（甚言此）雖精且成第與不精不成者同聽命於其間反或
讓其我先也如是何以為學術人才計不亦昔人所譏為輕朝廷
而羞當世之士乎臣故謂有司之患更甚於諸生之患而自唐及
今為有司者往往不求正其所當患以下為諸生患上更貽用人
之患至於防閑之道日增劇而行險僥倖之習卒未有已何其甚

也。然且議者猥歸咎於法之有未至可歟。幸當　聖天子壽考

作人愛惜教導之意無窮盡方體必擇其明者而任之尤必擇其

明且公者任之夫所謂明與公者固非矯飾於形迹間也端在持

之有素主敬存誠內不失己而外不失人故宋周子之言聖學曰

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此惟我

皇上龍德正中為全盡之以臣庸愚褊陋何足窺見毫末顧屢勤

寵眷備任使毋亦惟是仰體　聖意就臣眇小之明（二字樣果）與在事諸臣

加之詳慎務矢公以去不公庶稍襄臣前日交盡之對蓋久在

聖明洞鑒中而區區下悃深恐其未足當萬一者夫

痛切言之公明二字先生實能不負

槙城制藝序

予初學舉業創聞里前輩有嚴季傳先生在昌與其弟璐字十區並以文章能事擅機雲之目是時在康熙雍正間陳句山太僕孫虛船副憲杭堇浦太史暨梁薌林太史文莊相國兄弟皆方為諸生齊名壇社淳安方朴山先生最為士林宗仰諸公遊其門相切劘文譽遍三江皆先後掇巍科躋通顯有制義行世世競奉為矩範至今言吾杭文教必歸諸公而二嚴相與頡頏時尚有吳協南嘉丙者年最少寒微尤銳於文尋以病夭遺稾十八篇十區登第後亦不久歿遺稾裁十篇皆朴山先生為序以傳予稍長皆及讀

之既而通籍得從諸公稱後進承謦欬太僕又尊戚薰炙最近且久故今私稾爲所評點特多而獨未一接嚴先生僅從散刻中誦其文數首皆先生未仕前作也竊歎炳蔚如先生由所及見以擬所未見必更有不同儕俗矯然自抒心得者而久未得見以逮於今諸公皆先後殂謝遺韻邈然而予亦老矣先生音塵既杳第與諸後生談所見聞里前輩事時時及之復末由悉先生梗概比來山東有汪生者先生女壻也遊嶽於茲與女壻畢登雲相識說先生宦跡本末出示其晚年文五十餘篇云尚有中年文二百餘朴山先生嘗評定而今散亡矣僅存此以屬予序予乃得竟讀焉并

其自序則皆先生宦遊時作也予嘗歎世之所謂宦槖徒自是以欺人先生初令江西方鐫書期會之不暇及量移黔南出入於瘴厲之鄉卒能不輟舊業自抒其生平蘊積不爲塗飾自是之所爲卽此覘其矯然拔俗者槖中評記皆先生自著亦見得失寸心之貫予竿所更置第因而附跋焉以還汪生盡前輩爲學皆務求於根本之地見大而資深其爲文不苟雷同一以認題練意爲主極杳冥窈渺之思以博其才華而無一語無來歷仍無一語不自已出間有過當與率意走筆皆能自見其性情不屑屑於俳偶聲調後生或不韙喻其足爲後生典要端在乎是并書之使後之讀者

行文件某不對便非題正之佳文

文從甘苦數語括盡

稍知里前輩事當有所興起云櫨城黔永寧城名也

語長心鄭重敘一人而兼及衆人近有酒泠十家之刻大都本此

重修先賢有子祠墓始立五經博士序

崔紀

亘數千百年崇聖尊賢之典至我
皇朝而大備有因於前者如王公侯伯之易而稱師稱子仍明制之善也有創於今者有子之升十哲其裔孫與二冉子顓孫子均得增置五經博士則元明之所未及也蓋自雍正二年我
世宗憲皇帝始頒明詔博參廷議斷自 特裁而我
皇上成之大哉可謂曠千古而獨隆矣顧六十年於茲二冉顓孫承襲之禮具舉而有氏幾於莫考奉祀闕然學者疑之仰惟有子大賢同符先聖當時諸賢至奉以爲師而論語首尊之爲子以其

言卽承子曰之次則夫升配殿廷允奚宜稱又豈有諸賢祠基子
孫今皆得考其所在用彰明德之洪延備 盛朝之寶恪而有子
獨湮沒失傳之理夫上有隆施而下無實力得非奉行者之責耶（責得是）
其奚以仰襄曠典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冬仁和趙佑旣奉 恩命
視學山東以明年二月首詣闕里躬修釋奠次第徧謁諸林廟肅
瞻先古遺範與其裔胄執師生禮私以爲極生平之榮遇顧獨詢
及有氏所在則語皆或或無適主滋益疑其貝今撫軍明興公始
自北藩升節東邦率勵公明克振廢墜慶有同志間嘗與咨歎及
之以爲是不可以已會癸卯秋佑蒙 恩留任明年三月歲試至

泰安以有子嘗封平陰侯也詢之平陰令與諸廣文則今濟南訓導孫汝彥者時方權肥城對曰肥西北七十里有莊者以有氏名也其祠基與其人尚存困乏無以自立久矣鄉之人猶矜式之何以知之曰聞之諸生李基熙曰其然乃亟以語太守任溥邑令路撰確訪之其秋以有子宗譜來譜載像圖言行歷代典章祠墓世系爲明永樂初有子五十九代孫光兆續纂有序前有曲阜世尹孔克甲序紀年並曰永樂後爲今七十代孫晉所補有邑令牛思凝序按其文則墓在曲阜沂河之旁也祠在有莊莊故屬平陰元時割隸肥城者也問其實則墓一燬於明季之兵火再沒於沂河

之衡決也祠亦壞於水也其人僅十三人以世累單微末由自達有司莫適考求也所可怪者彼牛令之序在乾隆丙寅丁卯間正當屢奉　明詔予世襲飭訪求之後彼胡不聞諸且其祠方存其人其譜之世嫡相承不離地者並確有可據方親為之撰祭制敍以冀附傳而不以明告之上司達之部彼何為者豈別有所疑沮（此不可解）（[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而不果耶其時位其上者又何為者耶孔氏則世公而諸博士之總也方且舍近而遠求之青州甚又求之江南迷離惝恍幾何其不失之目且濫則又獨幸二序之存足以考信先賢一綫之遺於不墜嗚呼是烏可以已乃以咨於撫軍暨衍聖公屬守令議所以

奉祀者以莊去城遠先改卜祠城中焉明年春署令傅熹以其十三人來皆樸僿備力於汶濟間詢其世以克俊克昌爲大宗郎書之二子也克俊予曰守業年十七矣是爲有子七十二代孫與今衍聖公世數適比克俊自以癃疾不堪奉籩豆願以其弟先克昌（自己是難得）又乞以兄之子先因相與喟然曰是誠務孝弟近禮義之遺也遂以守業屬李基熙教之讀書習禮容其墓址久荒以屬曲阜令胡大年焉門氏教授顏崇槼曰是嘗聞在城東南三里許者吾祖父猶及見之雖圮毀可步而求也稽諸里老指所謂枸杞子根者果得碑座於土中胡令稍爲加營築焉而請予履勘其地佑乃得親

何等榮幸

叩謁於先賢有子之墓率俊昌業等俯仰而彷皇瞻顧而累欷予

此段寫得筆歌墨舞讀之亦令人手舞足蹈

以質諸譜志所稱北枕沂河南直魯諸王墓西為古舞雩臺稍南為南宮埠郵者樂其無不合也則信乎大賢之靈其必無湮沒失傳之理也於是以合祠聞於 上奉 旨勅部議行定為大宗應襲並飭取宗圖詳核重葺祠墓如儀而罷江南崇明之請夫而後先賢一綫之遺益以不墜而 聖朝之盛典永觀厥成矣既而檄泰安令嵇承羣借孫汝彥曾新肥令嚴孫詒曲阜令許兆雷加覆勘卽路胡二令所草創而擴充之于祠為正殿為東西廡為垂門為大門旁為博士宅於墓為享堂為林門牆垣樹石次第整齊于

費不修其物畢舉酌給祀田衍聖公樂輸其私田近墓者三十畝
於官尺得九十畝即令有克昌移守之先是肥有廢義學田三頃措置允善
有奇租籍久不舉撫臻安府張方理勘得之以屬令楊續時議
給有氏半仍官租充祠事嚴令更請全以給有氏爲世產聽種佃
贍族人並揭諸石其譜缺訛者皆爲是正而重刊之增具　恩襃
本末於卷首是典也實亙數千百年來始自我
世宗憲皇帝以聖契聖特優崇賢禮數又歷六十餘年於茲我
皇上壽考作人而名賢始無不備合前後十數人往復咨度卒能
仰體　德意各竭其扶翼斯道之本心暢然不疑以伸天下古今

之所共信固成就之有其時也抑豈非奉行之在其人乎（應前作結）僉曰是
不可無以紀之維時佑以受代當還京猶及參定其事爰爲詳次
諸人所有事以爲有氏重修祠墓始立五經博士序乾隆丙午冬
十月、

高文典冊用相如此文有焉實爲集中第一篇大文讀之如登
泰山而臨渤澥矣

送高孝子序

江西高孝子將歸擕其鄉人將（卽心齋先生）晁瀚編修所爲高木匠傳踵予門涙涔涔然請曰高厚學小人也不幸少喪父貧不能安吾母又不幸母遭大難遠徙數千里求之幸而遇終不獲還吾母以盡一日之養椎心泣血其奚適歸雖然厚學小人也幸而以蔣太史故不見訶斥於大人君子之門又幸賴同邑陳武部憐其窮而挈之歸歸今有日矣執事之憐某窮猶二公敢跪以告予進而慰之曰高孝子豈其有名之心也夫夫蔣太史旣名子矣宜無待予之爲子（不寘爲孝子作傳以感動其下文）名雖然如孝子者可以名矣乃走諸左右於前示之曰此江西高

命○意、絕、高

孝子汝曹識之乎其人木匠也不幸少喪父而母嫁天也孝子求遇其母數千里外孝子之所以為孝也然而終不獲還其母母於義自不可以還也然而不以母之不可還而不求求而遇遇而終不還而未嘗不思且泣孝子之誠也夫孝者人之初也誠者孝之初也無待於學無分於處地如是吾見人之無不孝者矣夫孝子者豈必盡如高孝子之不幸而幸以名其孝哉向令高孝子所處適如人人之為子其必有以充其孝之量矣又令人人適自如其為子則高孝子之孝將不足名名不名非孝子心也然而人人名之曰高孝子自其母之所達京師而且以歸重乎其鄉則是人人

知孝也孝子之誠動之也夫將太史亦以其誠動而已矣汝曹識之乎皆曰唯既而爲胥使劉以歸質太史曰夫高孝子孝子也傳者爲孝子傳爲木匠而孝子傳也非傳木匠也盍直題曰高孝子傳可乎遂相與送孝子於大門外孝子泣而去

格編一誠字

事迹已備將傳此只作一贊耳而筆調自佳

附高木匠傳

高厚學江西新城縣西鄉人父起茂業農年四十餘卒母何氏遺孤二厚學其長也纔十五齡弟隨母改適鄧欽欽故縣伍伯越七載育子女各一厚學既長以傭自食引弟歸既而偕習匠

人業時邑有富人饒文鼎者繼娶程某寡婦婦先育於程者四子皆貧苦無賴數求乞於母久之見惡於文鼎四子銜之偵文鼎嫁女日陰結諸猾哭後戶將劫其封藏文鼎妾從樓檻擲酒（特詳敘○此事不惟見母隨繼父往戍之緣亦正以反形厚學之孝○）甕數十聲震前舍親迎者大至鬨逐之羣盜驚逸所劫止一橫刀一銅鏡兩絺衣耳經某橋乃棄絺衣沉刀鏡水中而散文鼎怨毒甚訟四子於官賂胥捕删甚執之獄成程族憤焉嗾四子婦往號臬司之門者三日下其事於郡太守胡某心幾之索文鼎千金不應乃釋羣盜黜令與丞尉入文鼎誣良罪瘐死獄中分戍諸伍伯鄧欽與焉欽於是挾其妻往戍山西寧武府五寨

縣厚學故有至性遭成之日諸父弟使聞知及覺哭無時爲人營宮室或操斧斤號泣仆於地識者憐之厚學旣苦貧又昧於道路惟日乞杯筊卜筮以自慰又徙步詣閩邵武某山祈夢夢挾一木板履巖巇芝菌布地中齎一筍長尺餘厚學方徘徊其間忽仰覩曦輪大數畝光彩激射眩覺而喜焉尋親之計益自決乾隆己未厚學年二十有八矣吏或告厚學曰晉牒來鄧欽已死妻何將遣歸里厚學喜躍廢其業待半載不至乃鬻木匠器具走南昌覓晉估得途經甯甸歷三月入五寨泣詣郊關人爲指其居處入城哭詣節孝祠有老婦負暄簷側者卽其母何

嫗也嫗見厚學初疑之旣而慟焉于是五寨之人羣呼爲高孝子焉先是邑宰某爲廬陵人憫何窮苦數周之張君文壽者爲邑巨室漸知高孝子名乃頻與營造厚學爲人誠樸往來於張者一二歲內外皆重之厚學數請負母歸不許母且爲欽子納婦厚學知母無歸志操斧斤哭如初文壽益相憐乃擇婢室之迨文壽官京師厚學夫婦從焉旣而出居新城會館以匠自給生三子二女爲人營造或有問其母者則曰聞丙子之歲已殂矣語次淚涔涔下嗚呼此之謂高孝子與

太史氏曰予見高孝子年踰五十短髭豐下操繩墨量曲直一

庸人耳語及其親則皇皇如有所失嗟乎秉彝之性人皆有焉（不堪述倫紀在亦不名）匠也而能葆之可寶也已夫一出毋也程之子則刲之高之子（言此之謂含淚有味）則歷艱阻往每之嗚呼厚學一庸人耳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新城陳員外守詒勇於義行者也與孝匠同里有挾以還鄉之意噫好是懿德陳君勉乎哉

此傳甚佳贊尤頓挫沈鬱寻嘗謂心餘先生文亦在袁子才上讀此知鹿泉先生亦甚重之矣而忠雅堂集竟不載何也

西圃制藝序

文無古今化俗爲貴（片言居要）能化俗則能化板爲活化繁爲約化臭腐爲神奇見其大入之深而今也可以進於古矣（字字切理饜心）文之道有五曰氣曰骨曰韻曰聲曰色氣以理足骨以意堅韻以情長聲色之用在調與詞二者非可少而專務之則俗今之所以不古者惟不察時文與古文無異道恐執古之不足以遂時始務求工於詞調間此務由俗目之多不得不以俗投俗者由君子觀之無論其不能也即工亦皆客氣而骨與韻舉無可言然且佹失佹得相襲相沿文學之林而俳優是師久之亦知厭之一變而爲割裂細裂生僻自

是不古不今之文求異俗愈不免俗烏睹其爲無累之神有道之器也則甚矣醫俗之難孰是能化去之者也乎古精斯藝者厥惟龍門太史當諸子百家盛興之際而深戒乎文不雅馴雅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俗也馴者化之也根極乎六經之爲雅體念乎氣骨韻三者之閒而自然中道無苟同無苟異斯爲馴俗之患在不雅雅矣又患不馴故又曰擇其尤雅雅而馴斯爲尤雅也後此惟韓柳其諸得史公之意者乎韓答李端叔柳答韋中立二書於文之道詳哉蓋之皆以教人之不可囿於俗於戲果得其意豈獨文哉只自立論乎予老矣未克進此而略窺此嘗樂以迪諸可與言者輒因拳新甘

予惟屬定其槀一放言之○

求姻不贊一○詞

此先生生平爲文之旨氣以理足滑以意堅韻以情長十二字

如鐵鑄成學者宜刻之心腑

家譜略序

三楊孫芳

作譜難作趙氏譜難作吾家之譜尤難譜以尊祖敬宗收族使後世子孫有所稽考蒸效道在傳信不在多文而自代更興廢歷播遷社稷之子或降旪隸單家之戶或驟公卿其於譜也或有之而不克守守之而不克修修矣而不知愼非失之草率缺略即好爲附會矜飾先不足以成一家之信矣以取天下之信故曰作之難趙氏郡望天水漢以來共之然自宋祖龍興韓王佐命當時已不問宗盟之序德昭惡死理宗繼統後世遂以太宗之冑判若兩姓相傳斷續參差忽彼忽此粵我閩道先生實由南陽發跡與天潢

別受封南陽郡開國男故今蘭溪世裔猶以標望而不稱天水明不敢冒也予舊見有以趙氏系表求題者一以彥昭爲始祖一以策爲始祖皆出五代時而其下宋祖韓王同列淸獻亦與焉斯豈足徵者耶即今大江兩浙閥閱相望大半號南渡之遺奉紹興之籍何必不然何必盡然勢未由執人人而糾正之此又所以難也吾家之爲趙則淸獻公分支也式微特甚蓋初由金華分紹興再由紹興遷餘杭若水源兩地俱有宋裔聚處盛大遂時與相出入迨來省垣又以淸波門內長房祖居遭燬家廟譜牒盡從灰燼本枝蕩析致先代遺籍莫稽僅記從一始祖友竹公爲居杭之始歷

佑凡八傳我高祖以明末諸生隱淪早世曾祖考贈公孤露之餘辛苦成家始舉散越者鳩之窮乏者振之治墓道申族約老而彌篤力短心長恐後之易訛墜也獨顏堂曰清獻以志瓣香然於遷流人代迄莫能與蘭溪諸趙敘昭穆焉顯祖考大夫敦行讀書善病晚年祝融再過故業益無可問顯考大夫黽勉給養年不四旬先仲父貤贈公偕先季父承之克勤克儉以完婚佐寡嫂育兩孤以有佑今日豈期待之意久矣然則以佑之愚幸得叨庇蔭竊位祿以光我先人其曷敢不卹卹乎兢兢乎也記佑從年十四五

鈍翁評敘其先塋于序中尤有深意

嚴隨兩叔父諸從叔走湖山間展謁坵壟時則先兄猶在先從伯

祖墨林公齒德最爲族長城北則族叔祖右衡公率昆從子姪問來集到赤山埠直九曜山之陰墨林公指道南中高一穴示曰是惟始祖之藏於吾爲高高祖矣左則我高祖右則高叔祖右衡公曰我高祖也是二世城內外兩支所共者也見墓表臥草中者墨林公曰是吾伯祖孝廉公於天崇間登科所立也是科同族五人後有仕爲都察院官者今亡絕矣又右一穴有樹出冢上曰是吾祖之藏汝高祖矣其餘遠近皆一二指告焉既而踰石屋經煙霞入翁家山裹塢峯勢林列有石左右環如椅名太史石迤東一穴勢稍偃曰三世祖之藏南上石壟高出末山而丑向者汝曾祖之

藏也左肩土穴酉而卯者汝祖藏汝祖妣於此以待合窆者也歲久恐不可復啓矣其餘遠近又各一二指告焉佑皆敬聽而識之至於今不敢忘又嘗聞之我高祖妣享壽垂九十而歿同族會殯葬者百餘人越十年曾祖妣之喪裁半之我曾祖贈公修明祭掃規約春秋嘗百餘人逮歿不及半我祖者大夫歿不能半之半而城北之族予嘗見其房舍繁庶較盛吾城內今數十年來亦漸以零落其能舉始祖墓祭者惟吾家數人而已蓋廢絕之多而消乏之易如此嗚呼此則我顯妣太夫人實體先誠常以勖佑與日愼毋因循苟且乎其間者其又何能不卹卹乎兢兢乎也齒行老矣

不及今詮次見聞恐後之訛墜且益甚故謹述而序之其中體例之未立事蹟之不備良不免於草率缺略尚未足言譜然而附會矜夸以為文則斷斷無取非但宋裔所不敢冒也并清獻亦世遠言湮第可存其意而專紀吾近使我後人讀之懲廢絕之多消之之易而思其所以懼仰惟我高曾祖考庇蔭之獨長與佑之幸得切竊以至于今而思其所以勸油然於尊祖敬宗收族之道以益繇積累迪光大則今之略所以啓後之詳者無窮嗚呼慎諸

藹然仁義之思惕然待守之志可謂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羅旭莊先生六十壽序

壽之有文蓋取稱說其人生平之善於其人之前而因期之以其所未至相與侑觴而爲樂雖然而既爲其人生平之善矣夫苟不習知之而待從傍之稱說又其所謂未至者大都人世不可必致之事是爲夸毘而已矣今之壽羅旭莊先生則在乎樂道先生之善以正告天下之人因先生之所已至以期天下人之所未至而因以期先生之所未至蓋先生之志固將胥天下之人而躋之乎壽之域者也先生之才又足使天下之人咸躋之乎壽而其端先見於爲德安爲德安之善不勝書而其大莫如賑民旱饑一事蓋

先生之將出守也走嘗從容間請曰先生由翰林折而御史由御史趧言折而刑曹今且由京職出而外吏方之前人其亦有郵然於中者耶先生則正答曰是胡然托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苟利於物吾將盡吾所得爲焉走時深敬乎其言已而至德安不數年政通人和楚之人來京師者未嘗不道先生之率屬正惠士民仁也已而郡告旱自五月至七月環一州四縣延及乎他郡勘成災法宜賑兩月當是時 王師方有事蜀徼外調撥楚兵及餉道相望議者或曰費不貲矣盍少緩先生獨（有膽有識）馳啓制府轅反復力陳賑不可緩不可減狀

聖天子精誠保赤惟恐不獲遇荒政嘗不惜數百萬金必無勤遣
而泄邇之理萬一民有他勞費且益大誰執其咎由是竟得請應
賑之人或鼓腹而嬉曰太守生我民生以肥而太守旋瘠以病矣
時甲午之秋先生五十八歲事也先是先生嘗夢若神語之曰壽
至五十有八至是果病人危之已而愈又兩年會舉計典制府獨
重先生以卓異薦十月來　覲適當六十初度凡習與先生交者
見先生貌癯而神王莫不爲先生慶而先生亦自樂其歲月之寬
（扼定此理暢）
也今夫人孰不樂生而尊壽然而往往奪於數者其生之理本險
（切發揮）
也吾知謀吾生而覩人之生非吾與此在庸夫賤豎則然躬爲民

牧操得爲之柄目擊斯人之阽於危亡而徒逡循瞻顧多方以飾其可見之情其不入非而鬼責者鮮矣先生以精明強固之才能行其疇昔之言夫惟生理益然於中而不可已人方賴先生以生（應上古道先生之善）天之於先生安得不爲斯人而壽故夫先生之壽先生之善自爲之也先生之善祇自盡其所得爲非求異夫天下之人假使天下（應上告天下之人）之人皆求盡其得爲則天下可以無困民不必屑屑言賑而咸躋乎壽之域又善之大而先生之志已今先生既邀　恩賜級佇膺（應上）顯用則所以成先生之才與志者將益大吾謂無異也無亦惟是（期先生所求者）率其得爲之常以擴而充之至於無窮天下之所期乎先生先生

之所期乎天下之人舉如是可矣如是而壽壽乃不忝雖蹇劣如走者亦竊幸向之奉敎于先生爲不負願與天下共信之而不至以夸毘同笑譏也夫

只就一事抒寫盡去陳言不雜別意此之謂善頌善禱

旌節程母八十壽序

節。壽。兩。起

德莫難於節福莫大於壽二者恆相因蒲荷粲然而雕也忽焉松柏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由其節知其壽也婦道之以節見者其

承。歸。節

心苦其氣毅其神澹以完苦故慮深毅故力定澹不外散完不內

暗。入。壽

竭人矜其不幸而出於節也以爲得天薄吾獨歎其爲得天全全此身之天以補所天之天使化有終生有遂絕而續微而彰歷乎

又以烈暗節以富貴襯壽[illegible]

至難以操其可大由其難恆倍於烈烈之難在死節之難在不死

段。字。字。生。掀。如。鐵。鑄。成

及其大恆倍於富貴富貴不皆壽而節無不壽蓋皆其人之自爲之也而天權焉天之於人無不報之理於節母尤無不報之理其

報之也有遲速多寡之不同要於理則一而已矣佑生五歲而孤先慈潘太淑人備嘗辛苦教育成立方十七八時與里社諸子文藝往來則有若程君升元亦以孤貧力學克承寡母里中稱節孝者每先程母云母出奚氏州司馬丹六公女諸生程璐圃先生之配也結褵甫二載而先生歿母時年二十四一子生兩月耳卽升元也上有垂白之翁嫜下畜未可知之襁褓死之不可忍而圖存風雨不以時至日月皆在晦塞斯其艱難萬狀何論富貴抑豈足與爲常居室之倫較生趣短長哉人第知升元長而能讀書敦行出動公卿入娛甘旨以是爲母幸庸詎知其由能食能言以迄旣

此情此景非個中人固[illegible]不及

冠受室一皆母十指所爬羅血淚之所凝結雖孝子有時不能省記而每念心怵者也佑之與程君南北睽違久矣憶歲戊子歸嘗先塋則君亦以近客歸始相晤於柳翠橋次遂展登堂之拜仰瞻門坊堂前錦軸爛如爲咨歎不置蓋母壽已七十君齒稍長於余亦四十有七矣顧猶頻顣以未有孫佑曰子慎旃鳥有天既許母祚而孤且錫之壽而不昌爾嗣者越今又十年而母壽且八十君書告余果以昨年夏舉男晬盤之後一月爲大母設帨辰而後歎母之得天與天之報母節者信若是其不可知而可知也夫以母之節與升元之能成母節然且連試不得志僅筆耕以養又如是

之年而始見雛孫不可謂報之不遲以寡然試由今以溯前十年（凡○將○降○二○稍○想）不既多乎又溯之數十年前不多且倍之乎而皆母之能自得天（便○無○不○足）以及斯也佑因益歎以先淑人之節之迪佑於成幸得從大夫後奉徽稱以壽考吾母君往謚嘗私喋余由今視之君齒加長余而母壽方未艾盈盈華髮有斑其衣酌彼康爵曰駐春暉左顧而咳爾頻有僕引之翼之胡金玉之不足故夫至樂非外純行惟素有（結○最○有○力）積必流無詘不伸吾固信天之福母必將益有以大之夫其始能爲難乃其後之所以造大也

精神凝結之文于讀之涔涔淚下○吾母明年八十似可卽錄

此以光屏帳

○○游懷玉山記

江右多名山水、其一曰懷玉山、以歲乙亥、衙玉山諸生、請往主懷玉書院講席、夏因事至南昌、舟中有望靈山瀑布鵝湖山鄱陽湖諸作、時同年葉君藩守南康之建昌、招余涉修江、留其署三日、建昌距廬阜爲近、惜未得往、以歸。故於登滕王閣云、此來補得昌黎缺、只是匡廬欠勝遊、紀實也。既歸懷玉、講課之暇、偕從弟傳諸生數人、往來游息於煙巒谿谷之間、攬勝增懷、數月忘倦。已而還里、明年還京師、而鄕之登臨閒遠、邈然目想矣。乃追作游懷玉山記。

懷玉山。在廣信府玉山縣治西北百二十里。志稱高與天際。去地四百餘丈。周廣三百餘里。界數郡。爲望鎭。云由縣城入山。必踰南嶺。嶺距山六十里。高亦百餘丈。踞巔正北。望一峯巍然出雲上。若（皆紹坊見五琊）不可到。是即山之主峯。曰玉琊者也。山南下曰童家坊。土田秀美。邨落甚盛。余往返四度。皆經宿於此。有朱文公所題八景。梅溪清徹可鑑。舊有亭二。曰青山綠樹。曰源頭活水。皆朱子題。今廢。依山麓曰梅巖。宋末處士王斗山。弈築精舍。建草堂書院處。石刻斗山二字尚存。循巖北上爲關門。遙望琊峯。懸瀑隱然匹練。山徑始峻折而下。溪聲潺潺。奔激犖确間。即玉琊溪。自其峯出。下與梅溪合。

南流至縣西郭冰溪之水自南來會之趨河口入大江者也少半
爲排牙亭有嶺達德興界勢稍偃梅阬之水所出由亭迤而右篔
簹叢密絕壁插出如障急流穿石罅箭而下爲潭深不可測距潭
大抵瑯峯之足　再爲瀑
東上可數里則抵瑯峯之足曰大洋阬受瀑布之瀦其中多老魚
仙淙韻玉文篠縈青四圍籌篠古木緣崖翳箐有洞絕幽邃非然
脂不入口舍而西旋所在怪石嶙峋屏連疊疊千形萬態殆不可
以殫狀也再上爲雲路亭度石梁溪西之水自梁山側注而東行
數十步有飛泉自頂落瀨瀑布峯左右作二拒泉跗焉而上下兩
大不見瑯峯作
後睇之過傾珠舞雪矣從此而上山益深路益綠瑯峯則隱不可

見入風門陡絕滑不可逮步躡其脊平視遠近諸山則已眉分掌列縭然乘太虛而俯萬象也將及巔復抑而下已復升如歷螺殼中蜿延摺疊裁數武而轉曰七蟠嶺盡自山之足以迄此幾三十里許夫而後始達於其頂頂忽平曠奧衍其外爲關門明人詩謂身飛直入天樂門者是也內曰倉基坪明人建倉儲之所又內曰大洋坂有田可百頃郵百家豁然成廣區畦分塍接所在繡錯溪流縈之溝洫之利不勞力而具疊谷隱隆羣峯環翠陽開陰抱風氣包絡乎其間其上建書院宋楊文公億讀書精舍遺址朱陸講道處祠位存焉舊廢爲僧寺邑諸生畢璋朱世榮之所營復也本

末具尋懷玉書院記中院北枕金光峯之麓修竹萬竿一碧下上

（此正寫玉瑯以金光之如屏圍遶）

玉瑯正面其南二峯對峙一戴土石高略相埒而玉瑯特聳翠直

外故觀者遶道卽以爲奇金光則仰視一土峯及登之而後見其

玲瓏盤錯無數小石峯皆伏其背宛然靈鷲一爵矣玉瑯極危側

不易上山中之雲自龍潭奔騰來及其腰則諸峯皆已失每霧雨

霽頂獨先見吾弟齊與諸生試一躋之反云頂上平正可容十許

人坐臥投石下方玉聲瑽琤然良久乃已泉瀰瀰然出以達于峯

（三句寫瀑）

之半聲若雷鼓而下者瀑布之上源也遠望數百里一方㠑㠑蕩

蕩不可端倪者或云此鄱陽湖也峯西曰柏板峯下曰龜塘元進

士鄭伯飛闢芳潤堂攬輝樓於此今廢石刻漫漶不可識迤東一
峯特高出如人側弁而俄者曰唐帽峯又一峯作纖狀雲終日往
來曰雲巒峯傍有石屋曰過雲洞或說唐帽傍下更有絕壁裂壘
如夾巷闊僅尺許深不可測每投石其中響初振則風習習然急
反步未盡峯脚而雨溼衣袂矣山中人間用以救旱蛟龍之所潛
也（此下〇寫溪）山中溪泉玉泉爲大就其所在觱沸源流易見者記三焉一出
金光西天門銀尖二峯之交盎然浮石縫逕梅花塢南合龜塘水
趨而東一出金光東麓西流繞書院南至金雞墩東逕小墺玉口
山勢稍迴林交竹掩略約斜通茅簷低互若又一邨者故山別茲

名矣雙溪至此匯爲一始壯盛礡然有聲迴出石鼓山旋瀉出在雲巖東石皆黝色中空履之聲登登應古壁鐫記二道紛之略可讀則明故山張餘姚管君某所記遊其一嘉靖某年有司禱雨文皆縣志所未載也流處巨石偃臥當衝又爲高峯所約束水激而上下怒濤潰湧直灌巖心巖名靈雨明提學太倉王宗沐勒三大字存焉體法蒼勁巖傍多殘壁壞砌明人嶽通道於此巖上生石菖蒲搖颺葳蕤青碧可愛下爲深潭潭右有一澗自南往注之考舊志有龍潭一十八㵲俗謂之八㵲皆坎坎相承而下散入原田資利甚溥此其第一也或說潭皆有龍第三尤異聞歲月日候有

赤雲自波心起居者以卜農祥旱投物禱之無不應者潭盡處建龍王廟其鄉曰衣錦鄉登山之東道也逢余未嘗至顧兹奔湍飛淙愈喧愈寂幽石奇卉稠疊掩映盛暑憩之爽然不知煩囂之奚以滌退而東北旋委蛇徜徉可六七里爲蟠龍岡爲彩霧巖左眺三清右揖少華則懷玉二十四奇景大半可收入眉目間而遠數不能移者也大抵山之德性秀外而惠中山之形勢東疏而西峻（此總品）山之氣候多雨而[illegible]陽山之生殖宜早種而晚穫多松篁之美而寡荆榛之蕪雖高且大雖麋鹿遊焉而虎豹未能久穴也泉流所潴兼收菰蒲魚鮪之利鸕鷀時翔奚翅水國唐賈耽華夷圖所記疑

有未足盡其奧者。然其地居萬壑之中。自昔荒遠深翳。與人絕跡。相傳大歷間僧志初始開茲山爲法海寺。五代時貫休嘗畫十六羅漢於寺中。曾黃州有題法海院龍溪新亭詩。卽此地也。及得朱陸遺以斯文。而山靈遂大顯。方明盛時。採風之使。問奇之彥。濟勝之流。羣屐時遊焉。惟是建置廢興。若斷若續。剝蝕消磨之多。故金石之存特罕。明季邑人夏浚嘗輯山志。今其本零落。惜無傳者。國初。令唐世徵留心表章。採摭粗具。子幸結山緣。旣爲書院記。別作諸雜詩一卷。題曰輝山草。以補之。取歐陽子廬山高中語用率更法。作飛雪二字。又爲高山流水四大字。刻名里靈雨巖石上。輝

川者懷玉之一稱亦名玉斗龍溪新亭今失其址或云在蟠龍岡後有志初巖焉三淸少華皆玉東西山三淸奇與尤出志稱高七（補寫三淸）百丈三峯如簪秀拔雲表自南嶺東即望見之小懷玉可以取道達其險每忻然嚮往未之果與盧嶽之遊皆期諸異日（收總起處）

由望見而登山而躋頂而寫其形狀而記其流泉皆曲折如繪細讀一過恍如置身其間末以三淸未遊作不了語尤妙

清獻堂文錄卷二

仁和趙　佑鹿泉著

後學上高李祖掬欽之評點

高安高師翊幼龍校刊

書趙世家後

讀史記趙世家竟嘅然作曰甚哉傳聞之惑人也春秋無屠岸賈滅趙事而太史公娓娓言之其稱程嬰公孫杵臼義甚高以余考諸內外傳乃事之所必無者王伯厚嘗據孔氏正義及呂成公說以明其誤然特以理斷之（正義曰晉君明諸臣彊不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而於當日事實猶未盡也按傳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

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此景公十四年事在魯成公五年至成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云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此景十七年事蓋難之作也實厲階於姬成於欒郤成十七年傳韓厥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國語段規亦稱趙有孟姬之讒而襄二十三年傳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當日後先紀述歷歷如是不聞其一及屠岸也是時（根據左氏明）（以下辨殺）誅者惟同括經傳皆不言有趙朔蓋朔已前死（宣十二年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成二年欒書將下軍杜注代趙朔）嬰齊又已放外豈得四人並誅而成十三年傳猶

稱趙旃將新軍趙旃何嘗盡滅且使其事爲討靈公之賊則旃正
趙穿子恐亦不應獨免也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是武生已久縱
爲朔之遺腹亦非生於同括既誅之後況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
子諸人其時三郤猶在三郤之滅事在成十七年去同括事纔十
一年則武之冠去被難時至多亦不過十年安得有程嬰與俱匿
山中居十五年始出之事哉冠而見諸大夫則是時武早立矣立
武事傳卽繫於討同括下蓋終言之固非卽在本年然考晉景公
卒于成之十年卽討同括後二年其夢大厲曰殺予孫不義杜注
厲趙氏先祖也與史記大業爲祟之文合蓋同括雖不令然死以

非罪或韓厥因是時乘機言之而反趙田與然史記乃以誅趙事屬之景之三年則爲魯宣公十二年于是云居十五年景公疾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又云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三郤所敘年數事本全與左氏相悖予故瑣悉辨之必爲所必無者不甯惟

一筆結住

是即賈也嬰也杵臼也亦未必實有其人何則晉作六軍其將皆

又起

卿也賈既位司寇且能擅兵權役諸將如此豈竟無一軍之任而傳自晉文襄以下諸卿之先後遞爲執政佐軍者名族皆班班可考甯獨遺賈晉世家亦不言賈其爲趙世家之漫記異聞明甚賈既不的嬰臼益無足言而唐時猶有河東趙氏於先人祠別爲一

廢祭二十至今傳奇家彌滋悠謬故曰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義門何氏曰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不足據特戰國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

據左氏內外傳以駁史記詳確之至筆亦峭勁入古

書聖兄墓碑後

闕里啓聖林之左聖兄墓祔焉猶泗水侯之從至聖林也其碑題曰聖兄伯尼之墓款識自明以來舊矣（村樸已極人莫省焉不察何也）壬寅六月佑恭謁林下瞻仰裵亟私於四氏教官孔廣彬曰是有考乎聖兄見論語而名字無正傳嘗聞其爲孟皮矣未聞其伯尼也古禮適長稱伯庶長稱孟昔者聖父蓋未有正嫡而庶先生子故稱孟焉及聖母禱於尼山生夫子故諱曰丘字曰仲尼所以志也尼固吾夫子所獨也安得兄亦同之而又繫之以伯其別有考乎時則今七十二代衍聖公方爲世子燬然曰當謀所以易之未敢遽也越兩年既襲爵會

有所修舉以答於佑護按林碑體例自泗水侯暨諸賢皆書號不字爲敬書曰聖兄之墓傍署重立歲月而微末銜名並得贅附其間幸矣哉既乃就碑摹而紀其略備與日續文獻一徵焉

落落數語大義凜然

書

書永清張乞人事後

嘉善周震榮宰永清嘗書張乞人事張乞人永清縣南門外貧人也父歿行乞養母止無廬舍穴土爲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過（金叅作于）其處聞歌聲出地中怪之左右曰張乞人也呼出問之答曰今日我母生辰歌以勸餐耳命車載其母子至官廨繼齊母餽其母大布及粟繼齊餽乞人錢十緡乞人叩頭曰官母賜我母不敢不受官賜我我不敢受繼齊曰與其殘杯冷炙曰夕沿門也答曰殘杯冷炙我母安之久矣且無所汙也我愚民不知此十緡官何所受（詰令入耳難）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有一爲官清自百姓足矣繼齊慚汗下

不復強授焉爲營室於城內金花巷將俾居之乞人負其母去不知所終於是仁和老友趙佑讀而爲書其後云

是而吾知其爲叟門而卒無疑矣

神龍見首不見

乞而孝難已乞而廉尤難觀張乞人之受官母賜不受官賜其眞視萬鍾猶嘑蹴哉惟孝故能廉不廉不成其爲孝也雖然乞人以乞養母官以官養母官母之賜乞母何莫非官之有所受以安其母乞人特推其安母之心以重官母亦善爲官地也官盍徐省其向所受之果克安母母之安之亦如乞母乎則無獨爲乞人難也則猶幸此一官之知慚也

此擲尤遒

人亍險

書張蔭堂治行本末續張府君傳後

讀武功張誠齋府君行狀暨墓表至其臨終戒子之言曰爾弗薄（二十一字語淺意深無所不括）民當如吾弗薄爾使民不薄爾始見爾不薄吾旨哉何其重以周也世之稱民父母者知推己慈子之心以及於民未必知推其親（疏解亦無陳言）慈己之心以及於民知慈之宜推而不知卽孝之所以全也夫民也以薄施則亦以薄報上下交相薄則交相賊禍且百端而有不及于其親以傷其慈者乎則反是而不有及于其親以完其孝者乎府君言眞格言而令子蔭堂君能成之殆慈與孝兩無憾者矣予與府君蔭堂君初不相識歲辛丑十二月予奉　命視學山東

則蔭堂由淸平革移嶧縣已歷年所是時東省歲歉頻又鄰河患
徵發時作窮民無知或相撓抗而諸生往往廁歴其中甚乃陷首
䣊議者咸以士習壞予既嚴檄諭誡之所至宕蔡恐後始接見蔭
其人如離羣之鴻其言如獨鳳之鳴
堂則獨掀髯言曰民未有無故爲抗者也況士乎民吾子也士吾
子之才者也胥役則僕豎偷也父母之愛衆子常不如其愛才子
其愛僕婢又不如愛其子必也子之夥父母而無敢輕訶撻其側
之人以抗父母必也然而僕豎朝夕給事吾側而子疏疏子或將
藉以達情於吾而不得吾又未必事事宜吾子輒信所不可信以
病吾子謂吾子皆不才獨僕豎才甯有是乎玉樹以爲子無不可

敎在不使其與吾疏而有以得其情不使僕豎得中之而已他日
又曰玉之親吾民由士始若成人若小子擇其才而時進之居之
以善地導之以正業勁之以可喜馴之以不苛因以勸其餘未見
民之有異情也予敬德而亟稱之旣而校量案牘之數嶧獨希越
甲辰　車駕東南巡四月旋蹕自南予與省垣諸公皆至嶧祇候
（上段聞此段見）
迎送時遠近被旱久二麥且不登獨嶧百里間橋梁道路無不整
古蹟若嵛況祠以下無不舉男女包黍飯往來城鄉者趾相接也
詰之皆曰吾父母之食吾也自正月於茲矣諸公旣嘉設法之豫
而怪其不以聞君則曰待請晚矣且分內事又幸衆力足辦可無

聞也于是益相與歎異不置而君且以失察逃犯罣議期六月當
罷職會膠州牧缺撫軍為力請於
上竟以授君順輿望昭公道
也去嶧之日士民涕泣遮道以萬數有徒而從之膠者膠之人則
又有聞而譽之他者膠視嶧尤繁庶賈舶之所湊利數甲二
東君至無所妄取與治之一如在嶧時明年檄署濟寧直隸州牧
數月而卻陋規平物賈理積訟民以稱便比去亦如去嶧時又明
年嶧大饑司救者不如法民盼盼益思前父母乃復檄君攝賑事
然後安君之初至膠也諸生趙節者篤行通經工詩文王夏亦工
詩皆年踰四十遇蹇而貧予始識拔焉節居距州六十里君特造

訪之節以憂謝不可竟白衣冠見爲之開設義學延以師禮其他激厲裁抑無不備至膠之文學出是日蒸蒸矣是皆余在東五年（總承中間迴合起伏）所目擊而耳熟者君洵可謂不薄其民民亦洵不薄君顧獨不識君之皆自不薄其親推之及得讀君所爲尊府君狀今韓城相國所爲表而後悉君本末惟誠齋府君之教孝以爲慈而蔭棠之體慈以成孝也夫府君以經生老而卒能教其子以及於民君所爲成其親志以及民者知必不獨區區一州邑間府君生平學行自（詠歎有神光妙在錯筆）表狀外又有傳有記表章綦備吾獨歎夫世之爭相爲薄而不知（舞）薄於民之卽爲薄於親也又歎蔭棠君之日周旋於薄中而幸以

完其所不逮也不厭縷書之以附府君傳後留爲他日光撫軍明興公今刑部侍郎同時方伯爲陸公燿終湖南巡撫臬使爲馮公晉祚於戲其可以觀矣乎

讀藍堂擬對而言一段眞所謂何處得此長者言也文亦極變化有法度

答問原道

或問唐宋文醇一書用茅氏儲氏本而加之闗發考證可謂千古文章之定衡矣顧韓文獨闕原道篇韓文諸家之冠冕也原道又韓文之冠冕也去之而不著其何以去非末學所敢測得非因朱子譏其博愛之謂仁不言心之德引大學獨遺格物然歟曰非也盍觀孔孟言仁皆曰愛人安見博愛之有偏古人引經斷章多有竄益減損安見偶脫一句不可固未足援爲疵議矣乎竊畧聞諸先達殆以篇末數語不免儒生之見可託諸空談而不可見諸實事者也鰥寡孤獨廢疾之養自堯舜三代以來皆有之初非以

揭明去意

爲牢籠天下要結人心之具是時教歸於一未聞其人其書其居之雜出爲害而卒不能使無一夫之不獲故曰博施濟眾堯舜猶病亦足見聖人之心之無窮而治理之大非可責效于一二端一二日間矣後世王道衰異端起由其人性情識趣各不相師殆亦（其本意原不甚壞）見夫泯泯棼棼攻取相尋而不可以救止始以其視軒冕如泥塗同人道於牛馬者託物外之遊而爲洸洋恣肆之說意原主乎適已非必期天下之人之率而從我也（以孔孟作案）夫惟孔子之道若前知隱怪之必有述於後而顯示之以弗爲靜鎮之以不語孟子不得已而有楊墨之辨猶曰歸斯受之所以爲吾道閑者如此而已矣奈何

變遷日甚緣飾上古假借荒遐實厭事而逃虛空復貪生而營修煉彌修願而誇濟度慈悲不二猶是襲儒者之餘如是我聞何嘗得考信之實然且人主至爲捨身公卿樂從說法尊其人則曰師曰祖曰眞人上人寶其書則曰眞經曰內典大其居則樓觀之崇象設之嚴用圓之供給居然與古帝王聖賢大功德者比隆而有過之布滿於城郭郵墟名山大谷之間以奔走天下之人糜金錢而不惜歷險遠而無悔（其末流弊至如此）蓋風會習尙之趨人心之錮匪今斯今良有莫知其然莫究其極者也夫勢積重則難返物過舉則必傷故夫封建井田之不可復爲其跡之必湮也佛老之教之不能卒爲

其俗之已成也是姑無論唐之時方且帝元元求三藏鑄金人慝
崇至于迎朽骨而葬之宜乎韓子之言徒見其觸背也藉使一日（又以九二）
若孔孟復作于上大展其幹濟之力（孟作斯）探斯言而用之將欲人其人
則將禁其人之出家導其人以還俗官爲之正其嫁娶給其居食
乎官必有所不勝也聽其人自爲之乎堪者十幾何不能堪者常
八九是適驅而之流生而致死也將欲火其書則必大搜索誅晦
藏比秦人之律多嚴良之刑將欲廬其居則在城市者猶易轉移
也其在深巖絕壑人事不便之區毀之則棄成材留之適以供與
類之窟聚亦利少而害多矣嘗謂聖明圖治而忍出此且夫古之爲

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二氏之衆亦生民之一耳非能遊夫方之外也以覜擅創名目（不甚可惡）私結徒黨悍然而梗王化者邪正懸矣惟是藉修持之名切有濟之惠其高者體元葆素未嘗廢詩書拙者挑水打鐘亦以爲勞搆不盡出於（僧以輕詰恕）鰥寡孤獨廢疾之人而猶足以養鰥寡孤獨廢疾之養其書一死生齊物我不必繩以六經也其居之寬閒寂寞爲登臨游息所不遺也君子覜於夫婦之愚罕識名義而（尙有可取）尙畏鬼神知懺悔可以驗善端之存助教化所不及焉則惟有順吾以人治人之道董之綱紀申其戒令而因以謹乎其餘可矣倭之非吾事闢之亦不切也爲有易民而理徒形格勢禁之爲

本以靖民而反滋之擾哉夫君子言之必可行懲一家之私見放言苟論無取也故雖以原道之洋洋大篇而 御選去之去之而不明指其故意以全文具在使知人論世者深思而自得之非特示立言之鵠而治天下之驟具其中矣

開千古未開之口發一時未發之覆其文悍矯奔放亦從韓出

○此文下士見之必大駭而先生則實非佞佛者也此其故可細參之

。文林郎楊學山先生墓表

先生姓楊氏、諱敦、字念齋、學山其晚號也、世爲陝西榆林府府谷縣人、自曾祖而上皆庠生、祖禹疇、考端本、三水訓導、贈皆如先生官、妣皆孺人、先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少有異稟。五歲始能言。隨訓導公授經家塾。過目成誦。與諸生衍說大義。雖老宿弗能難。然性謹厚。未嘗專口給。及長益勤問學。務於設誠致行。而不求文飾。以是終其身。年十七補弟子員、雍正乙卯、拔貢入太學、當就職、以母病不赴、服闋、舉乾隆甲子順天鄉試、乙丑成進士、補宗人府左學教習、期滿、授知縣、得浙江之新城、杭郡西南小邑也、莅

事者十有二年以疾告歸歸一年卒於里實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通編解此一句）

四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有七世之所謂用縣令起家者盛衣服

飾輿馬賓客僕從相鬪湊甫下車呼吏問倉穀出入幾何備公幾

何稅若干額當買若干戶吾民休戚弗及也徒欲苟且得當以給

上官之求奔走之需夫如是不三年遲亦四五年簡者可調之繁

（能述作者如彼）

卑者可升之高上下號曰能吏能吏吏可為鮮不以此先生之為

人澹泊寡靜平居一取與必權之於義及為新城書四知於座右

及呂叔簡刑戒八章以自刻厲邑故僻簡民貧糧戶多疲玩前令

至下鄉躬自催徵官勞而民擾先生首罷之俗沿陋規自鹽商茶

買而下所在革未盡其歲時土物之供名曰薦新皆亟絕之邑中人文稱優爲卜建文昌閣於城之黃山招諸生講課如任敎習時城河久淤則捐廉俸督堰浚以時修濬溉附郭田歲饑平糶外復捐俸倡紳士董助賑救民賴以濟其他簿書期會事事稟諸律令以樸直行之凡上官所使令必竭誠蒞事以報將謂有所逢迎於其間則介然勿敢營也（則[illegible]）如是在新城十有二年昔漢章帝詔安靜之吏悃愊無華先生嘗有味其言曰此吾儒本色也以故終十二年無能名從未求一調遷一薦目擊諸同列之後先騰踔而上者若不相及諸上官往來更置何啻數輩有賢先生者有嫌且忌之

者其嫌且忌求以事中之法而卒不可得久之亦知賢之然雖賢之意邪屬也于是雖欲不十得二年於新邑不可得矣然而新之人則深以爲福自庚午春先生始莅任及移疾歸橐蕭然父老相與持酒果攀輿而送者道爲之塞皆曰失吾父母乃相謀樹額於城隍廟之東廡以當甘棠云先生於文崇尚清鍊深惡俳麗之習如其爲人凡六充鄉試同考官得士合三十有三皆出苦心校閱歲庚辰八月遂得疾於闈中其歸卒也京師浙士大夫咸以先生有古良吏風獨未竟其用爲可惜元配劉孺人繼蘇孺人有子一人廷權女三人長適山西保德州監生徐守現次適同邑庠生王

轉接緊

錚孫一人毓江於是癸未秋八月廷權卜吉葬先生於府谷城西十里沙茆之原而門下士仁和趙佑爲之表

此公眞循吏文亦刻意發揮無一冗句剩字

。○朝議大夫廣西柳州府知府楊府君墓誌銘

君姓楊氏諱愍字大智號北峯山西太原府興縣人先世由陝之神木遷焉祖玉鼎考如震皆以君貴累贈奉政大夫例晉朝議大夫祖妣李氏母雀皆宜人例晉恭人配康氏處士庸炳女例封恭人兄明修職郎弟濟山東泰安通判君學有體用年十八補弟子員以書經舉乾隆戊午鄉試已未成進士歸十年謁選初授福建詔安知縣調繁侯官縣署南臺同知卓異擢廈門同知調淡水同知丁外艱服闋仍赴閩署建寧同知補漳州兼攝南平縣代守建寧漳州汀州興化四府再調南臺兼攝侯官平和二縣龍巖州再

先將履歷揭過

舉卓異升知廣西柳州府以卒年五十有七君先後在閩二十餘年及爲柳州僅半載故宦績莫著於閩性好約不肯苟取與言吶吶如不出口及遇事敢任應對上司必竭誠無所瞻徇所遇諸大吏非一輩皆能重君以劇任相埤遺有所薦舉必以首推闔之人始而畏其嚴繼而服其明終而戴其慈去之日攀輿而送者道路爲之塞聞其死而悼歎者比比也嗚呼其必有道以致之非夫以利結以色取者矣跡君經辦地方庶務無慮數千百件皆卓卓在人口耳不可悉志志其大者當漳州逆匪蔡爍祖事發郡馳檄詔安云嶠聚俱在林胡山中詔西北境上山也素險塞稱盜藪僉議

又總寫一段

然後擇其大者書之

調兵往勦君奮然曰主一縣不能保地方無事尙敢臨事姑待乎且多人適鬧吾民僨公事耳卽輕騎往從者裁數人至則寥寥百十家迹其謀狀無有俄百總趣來問恚曰某將卒五十人駐此反則某反耳何傳之謬也自君來三年闔境草竊無所宿有此乃引還則報其遊擊領紅花埠兵至矣卒共白制府旣而坐黨逆死者環漳六邑皆與焉詔獨免制府由是重君踰年復有流言烏山反者詮其誣如之南臺有桔圓洲貢生某與林姓爭田不勝賄營弁捏報林不軌事制府已遣逮百許人以屬君君勘知冤卽盡釋之而馳詣轅門謝反覆陳事變始末並所勘狀竟霽制府顏抵誣

者罪其他治獄明決類此在侯官平反特多往往疑難積案人所愕眙而不敢承者無不應手就理不縱不濫所捕獲則南臺有張興數十人廈門則林天厚十餘人漳州則黃鶯兄弟九人皆豪猾巨盜人或爲君賀輒蹙然變乎色從不以爲已功廈門爲洋艘隘口出入餽必豐上司挾以採辦洋貨相習成故事君與商民約勒石禁絕其稅例曰打運錢一無所私越八載君方攝南平會廈門洋行陋規事發使者出按君獨免吏議焉侗書裴文達公語人曰吾此行識二君子不虛矣其一謂廉訪朱公珪今晉藩云淡水生番橫往往襲擊內地人斫其首以去白晝焚掠如戲而熟番復冒

托爲奸慶創不止時楊應琚爲總督以委君君條陳十二事宜皆見施行如定立疆界禁游民不得偷越番境佔墾田畝以清釁端令熟番各薙髮留髮以示區別移駐都司營於艋舺渡增設汛樓令民得家置竹槍木棍以資捍禦給守隘諸番口糧以均賞罰至于今帖然（共功卻者用總括）若夫懲溺女之俗裁嫁娶之禮置省會北郊義塚築洪塘禁鬬棍毀淫祠葺諸儒祠立練氏夫人廟新鷲島書院尨救火具驛舍城垣有廢必舉所至皆然凡君所爲在君祗以求稱其職而已爲人所難能君常歎曰作吏當於人不知處與民相安於無（此論更深）事即民受福多矣愧予之未能也故能政通人和上下翕如莫不

期之以公輔。而徐觀其未竟。其遷柳州也。閩人以爲望。粵人以爲
慶。時君方病下痢。猶力疾視事。掃淸積牘。竟至不起。實乾隆三十
八年癸巳五月也。惜哉。恭人有淑德。後君卒以甲午十一月。享年
之數與君同。子四人。嗣時、嗣秉、嗣濤、嗣博。皆諸生。嗣博爲修職郎
君後、孫六、繹紳綬綖紱績。女子一。適諸生李淸裘。曾孫一。葬以四
十年五月。在橋家濤村祖塋之側。奉康恭人合焉。誌取嗣秉所爲
君閩粵宦略及行狀中。而系之銘曰。
詩之良士。史之循吏。惟體恭儉。能行慈惠。不疚於利。不怵於勢。匪
名之弋。曰義與比。方隆望實。未竟設施。天不憖遺。入尸祝之爲李

翕頌為孔甫碑詞並非壽明德不衰

史法森嚴故繁而不冗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定閻公墓志銘

粵乾隆四十年乙未冬十有二月惟丙午朔司空昌樂閻公以疾甍於位遺疏奏聞 上諭工部尚書閻循琦老成練達宣力有年洊歷正卿正貳倚任前以染病啗噎特頒內府藥餌令其加意調攝冀得速痊茲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並派散秩大臣一員帶同侍衛十員前往奠醊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于是禮臣覆准加祭一壇給全葬銀五百兩仍予諡內閣擬諡法以敬事供上曰恭純行不爽曰定公其有焉得旨報依初公疾作以五月時方奉 命往來敝署未

從卹典敘起

并補得疾時恩意

嘗言痒九月　上自木蘭還迎賜服伍食九既少間矣公體素強
毅勤於政事嘗言一日不詣公此心似有缺欠處遇奏事必先
赴與僚佐諸議必盡所言其於晨夕起居殊不自矜嗇也已而疾
劇屢蒙召見問慰趾卒前旬日猶蒙異數賜紫禁城內騎馬並
上之優禮大臣有加無已而公所以終始承　恩榮哀挽備者可
謂極人臣難得之遭矣公以世宦名家子自曾祖考諭德公迪公
此段教寫
四世進士三入翰林公之兄弟羣從或班京職或任外吏皆有文
譽公貴至一品而門閥益以光大朝野之望翕然以公長才克稱
大用公則夙夜兢兢惟恐不及益自少隨父任十餘年宦曹司廿

餘年習教諭而更事深有以裕其斂果之才廉謹之節詳審而非

（如此才見器品）

瑣屑謙退而非詭隨易直而非鹵莽以此歛歷臺省洊膺隆遇公之為工部自乙丑散館始改主事部例稱繁主內外工程稽覈或時與匠作處酌體式校資費非其素練而持之以正鮮不為吏所蒙公惟精白遹心不辭勞勩積二十餘年凡四司三廠庫局任幾徧所與同官諸上官無不信重公有所察舉必首公　上有問必以公對　上以是稔公能中間擢居言路者十餘年掌銓政直閣務首者一年皆不離工部偶以事被議解任數日事尋釋仍得原銜留部以迄於擢侍郎越三年遂領尚書公之功名出入實與工

部相終始前倘晉李公元亮公爲其屬久最相器嘗因論河道事
劃切李起指坐曰此位終當屬君人以是歎李之明而不知公之
精神特達惟
聖天子知人善任積之久以大其成者亶非偶而致也公性爽塏此段
略舉一二小實之
生平讀書能見其大爲文章亮拔深至如其爲人尤長於奏議每
條一疏定一稾詳略輕重悉中機要奏對　上前一無諱飾時蒙
溫吉嘉獎嘗因知貢舉覆命蒙問鄉來諸臣皆有條奏汝獨無何
也對曰科場條例皆歷經　欽定已極詳備諸臣果實力奉行自
足不敢毛舉一二端謬矜曉事也　上頷之良久曰汝言甚是凡

事皆當如是推非獨知貢舉而已先是西山押頭溝諸處煤窯歲久淤塞有建議別營他處者因緣爲利寶公時爲御史兼部奉派往會勘獨持不可因還覆狀別具議帖呈前相國傅文忠公公即以呈 御覽竟如公議行其議大略以舊窯產煤本旺徒以積水民人無力疏通致艱開採非竟甘廢棄詳驗地勢事宜即別定新窯未必遂有利無害莫若許就舊窯近下處所開鑿溝隧洩去而煤暢其餘可採之地擇情形有據者以時招商官不費而民不擾云居家寬而有制從不計問生產自公之暇則手一編吟諷晚年尤好杜陵集及金蕭魚文日錄數首以課子孫交遊問不濫徵逐

有與謀焉必竭誠以報周急必從厚或覘公以爲豐於藏及終僅給喪具而已猶歸之日道出城東門門有舊義學生徒數十人皆白衣冠執香而送詢之以公嘗有惠於學中云太常少卿仁和趙佑於公爲後進嘗從公協京畿道事公性不喜與人談文字而獨推許佑文其嫡嗣學朱辱從遊於公既歸將葬奉狀來泣求爲之志銘佑義不得辭謹志其官階則乾隆戊午舉人壬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工部營繕都水司主事都水司員外郎木廠監督掌廣東道監察御史仍兼工部行走題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欽差提督兩藥廠寶源局監督總理通州坐糧廳再補福建道監

然後分條列敍一切

祭御史、轉吏科給事中、坐轉吏科掌印給事中、特調兼吏部文選司掌印郎中、擢內閣侍讀學士、超擢工部左右侍郎、署刑部侍郎、晉工部尚書、加一級。誥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恩贈太子太保、謚恭定。志其事蹟、則在都水有往江南董修洪澤湖隄工事。在錢局有營治廨宇請加鑄卯事。在科道條陳外任升調錢穀出納等事。爲現例所行。又議定煤窯事。分督三殿大工事。在掌選、有卻選人金事。爲侍郎後、屢從木蘭二次。特命充辛卯會試知貢舉事。往西陵勘歲修工程事。往奉天審理官犯某事。尚書後、有主考景山教習事。病中猶有奉命覆理東光獄事。檢按銓選

事例事皆詳慎稱　旨志其氏族則本貫山東青州府昌樂縣里居丹闞家河曾祖考曰世纏康熙丙辰翰林左春坊左諭德祖考曰愉康熙庚辰翰林知浙江長興縣行取主事考曰廷佶雍正甲辰進士歷官廣西賓州知府三世皆以公貴累遇　覃恩贈階如公官妣曰劉太夫人公之字曰景韓號曰璟庭行第三配吳夫人渠邱宦族女有懿德公居父母喪悉以遺產讓兄弟獨任葬事皆夫人力贊成之前公二十四年卒側室魏氏胡氏子五人長學朱庚寅舉人吳夫人出次學澄國學生次學淳次學璐俱魏出次學海胡出女四人壻曰王紹琨李於垣陳退齡袁繼廣孫三人兆璟

兆興兆琚俱諸生曾孫一人犨志其年則自乙未上距生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七月享年六十有六其葬以乾隆四十一年十月與吳夫人合葬在營邱鎮北一里是於法宜銘銘曰

嶽峙靑水流丹何　天寵維邦翰履慥慥音秩秩勞哉生歸乎逸是惟司空之宅後有作者視斯石

前幅包舉無遺後幅條列有法此眞先正典型近人多不講者

季母汪太孺人七十壽紀

人至老年憶舊多則感慨多老而幸有尊親在前得以伸其孺慕之愛則且感且幸交纏結而未有已此情之至也非文之所可飾也而有不能已者茲爲我季母汪太孺人壽一發之佑方五歲而先考大夫見背實賴我先妣太夫人以育以教以逮成立辛苦百端厥惟我先仲父先季父操脩恭儉克輔翼之以有今日而既皆永感矣惟幸我季母太孺人之獨存憶佑嘗庚申領鹿鳴歸謁廟拜母成禮母時兩椅矣第納仲父母季父母坐而命之曰拜小子非賢叔嬸安至此皆謝曰幸分長嫂之餘也母泣且拜曰吾非賢

叔嶺安所得餘于是交相泣相賀也越癸酉冬以庶常假歸爲母
壽禮亦如之鄉里親串間無不見聞相稱羨者蓋吾家累世素業
非有田宅之饒施與之博以裨於人獨敦勸門內庸行則自我先
曾祖大夫先祖考大夫暨先考大夫雖處困乏無稍苟佑所聞之
先太夫人者甚詳尤稔見我仲父季父手足之愛無所不至季父
之事我仲父也勞必先食必後一賓友往來必請命一貨財出入
必以告意或將順之怒或徐解之（此實難得）從無疾言遽色於兄前者其奉
我母也均無疾言遽色於嫂前者仲母少我母十歲季母又少仲
母二十二歲我母自仲母來歸我仲父始謝家政一意於教子時

佑方六歲耳頑癡之性獨擬憚仲父嘗肆意於仲母季父前必覽
假之記十一二時門牆新堊輒援筆大書其上墨淋漓仲父見而
怒撻之仲母以相非母聞之曰嫡非也獨不聞猶子義乎吾安敢
姑息及季母來歸我季父佑已十七歲矣則見我季母之婉娩於
吾母仲母君姑嫡然一家之中歲時祭享之儀男女宜稱之節叔
曰必娌之諸娌曰惟叔之裁仲曰必諮於姆季曰必諮於兩姆從
之文人諧其酒此尤難得
無立異同而私作此者由之以遠於丙子之春佑迎母就養京師
與叔嫡始分別至則告佑曰叔嫡數日酸楚三叔送予船上幾不
忍歸將毋自此不相見乎已而果然越丁亥佑奉慈櫬歸所得朝

夕侍者惟仲母季母耳其爲酸楚可勝言哉母嘗訓曰兄弟一本也妯娌異姓也性情習尚安必能無牴牾端在爲丈夫者篤念一本之愛有以默轉移之若乃丈夫而反轉移於婦人宜乎其多故矣又曰婦道主柔柔故能相讓相忍兩三人中有一稍知此何患不可與處之有由今思之惟我仲父季父之德故能成一室之和惟吾母仲母季母之德故能歷數十年如一日至於以離別爲憾長相思而不置此本骨肉倫理之常在古人非以爲難能而已爲世俗所不可多得因余所每念欷歔而深恐我後生之有憾於此者也佑自官大理得蒙 恩例貤贈封及仲父母尊奉 恩使至

山東以仲母壽高恐不勝遠涉獨迎奉季母於濟南不數年仲母寄聲季母曰吾乃今益信猶子之義雖然吾以寂處諸子婚事宜亟孟暫歸乃挈八弟偕九弟偕還而仲母太淑人亦旋棄養瞻望雲天撫懷今昔所缺然於胸臆間者直非一人一事顧獨幸高堂之上稱康強無恙者有季母太孺人之存而向之頑癡恃愛於諸父諸母側者亦已皤然稱長者於諸弟子先矣猶且䮾䮾原隰歷（低徊宛轉絕世）落不休暫過家江依然容路感觸益非一人一事則又益幸登堂（文偶）瞻拜得以一省慈顏如昨日感幾前之所永感者而稍伸於今茲也今太孺人以四月七十壽矣夫父母之德不可得而名世俗之

爲壽言者或以序或以詩多僅施之親朋應酬而至於家庭之間
則惟以實不以文令侑旣遠在閩俯又以慈命從事寡兄不可去
左右方且深憾其一觴之不得親奉而復何假乎文爲反復思之
而感苹交集實有所不能已因變常體而略爲之記以誌吾季父
季母之德并吾母仲父母之德具見其中以示羣從子姪使兄弟
妯娌之間知所觀法而靡不協焉非獨太孺人歡而樂之將迪康
強於未艾並吾先世之緒百世延長可也

家庭之間如此令人感觸欲涕文章純是眞氣盈溢略無筆墨
之痕

書海寧祝貞女節略

嘉慶元年冬客有以海寧祝貞女節略投余乞一言者余讀而悲之既而感焉悲則悲矣（悲只一跌）祝之以名族女不及時嫁未有婦道而壻歿歿已三年而能誓不再字以歸於徐代其壻終事舅姑力營兩世葬事不得遂而終以憤恨自裁也嗚呼此則女之所以爲貞也此其貞之所以可悲也（感則愈節又以議論直推到無可解免而止）然而略之紀女事則曰徐生疾數載不婚死父母知女性烈秘不以聞女一日泣告曰徐郎死而示夢以不得入祠爲恨願往成徐郎之志否則從此絶粒矣兄弟輩百方勸慰不得乃告其姑成禮夫夢寐之事未可以徵實夢由情想生女

與徐未有婦道何夢焉徐實不夭而死何沾沾于人祠而亟待成于未爲婦之人此特女之託以自申其志耳其已不足據爲正書矣及女事姑欲姑遘疾死皆女經紀之屢欲引決則又紀宗長規之以兩世未葬嗣子未立徒死無益云云已而與伯叔析居受薪田三十畝多浮糧饘粥恆不繼女爲俺參計晝夜操作積貲旋失于盜再耗于病則又紀臧獲見女憔悴甚規以攝生謀嗣而女先失父母一弟夭兄客一姊亦遣去自知力不支欲鬻產營葬衆尼之終于葬無措嗣無人憤恨之極而絕粒未幾遂至投繯矣吾聞嫁殤非古禮而守貞實美德蓋自後世貞信之敎微而有能誓死

此處持論兄侃侃足以扶風教

起伏逆

辟他者雖過正猶之正故夫未婚守節之爲貞比於割股療親之爲孝

令與會稽郡之鄉黨必矜式之行道且聞而歎助之然則親貞女之爲祝氏徐氏光也明矣既幸有是人以光於兩家固宜合力早爲之所俾慰其志而成其美此則兩家之人之責也

兩家交責尤勝

夫祝衣冠大族也女既自有父兄徐又明明有宗親戚黨可與言有伯叔可與居女所志者僅葬耳嗣耳胡至聽彼悍悍之手曰自嘗十數年而若內外之盧無人也者甚乃欲鬻産營葬而限且尼之尼何心眾何人也其求紀女年止四十三嗣子一名鳴珂方三歲女沒後所立叔子何以不立於存時而立於既歿之後叔又何爲者

也是女不得其死眾成之也然而女不得其死女已無忝所生矣然而眾則忝所生矣豈不惡哉方今　堯舜重光教化日新亟

詔取節義之事官爲旌奬貞女以新死其待請坊與祠有日爲略中未暇及惟是縷縷於女之窮苦終身而迄無以慰其志非惟女有憾焉爲是略者殆不免憾焉然不著撰人姓名豈即女所謂旅食類年之兄爲之耶然則其兄亦在忝生中也

悲惑兩層一氣噴薄而出而說惑處直無一筆放寬此等文非復尋常表章節烈之可比矣

○○○李貞孝本末紀

余旣論祝貞女事因茲有感於李貞孝事不憚瑣紀之李貞孝者予故同年友海寧李家勳字紹衣未婚婦也姓楊氏父某監生母某氏生三子一女卽貞孝獨以端慧愛之家世殷富而李族貧居袁化里質種監生田恆不給租入監生性褊急頗重文一日躬下田見童子赤脚供饁姿格淸秀問之卽李翁子家勳也九歲矣異而勸之學使入所立義塾中資給之數年讀五經畢以應縣試第一監生喜欲妻之妻若子恚曰是老顚邪愚女無家而棄諸佃人子乎乃館生於家偕其次子學稍不合生年十五入泮時女年十

賢哉李翁此女之所以
四監生乘李翁踵門謝䘏女庚帖示之遂出女與生拜於庭眾愕
然欲成其志也
然不及阻既定監生亟營營從具物合期一舉成禮顧運不得志
家人日漸漸薄女忍之父覺以致疾不起而婚期益眇矣于是熟
已二十外性倜儻不羈好遊學日進遊益廣出入無時一夕運呼
倜不可禁
燈無應者女自帷幾之曰丈夫不自處光明何依人受侮爲生故
識女聲大警悟徑出門不顧女初不意生之不復顧也乾隆庚午
勤年二十六領鄉舉女母兄將擇吉生獨以不宦不娶辭而北面
游又數年越甲戌始考補　內廷教習益發憤忽得咯血症卒年
純大小關純
止三十信聞女知毋兄且有他議欲自引決屢矣既而思徒死無

大本偭

益乃泣告母曰李郎所以不歸而死者嘗女故也憾深矣願暫容持服待其喪還一臨奠懺悔已然後定其所爲耳母信爲比櫬至女哭迎之郊倉卒要母以歸李母不可則又泣告母曰婿爲女死而翁姑老且瞽無別子女欲得當以報九原也母誠愛女與其迫之嫁而死曷若縱之歸而生女閨中所有皆父賜惟母與兄命之足給養勿女慮矣皆不得已許之廟見李哭朔夕起居於舅姑一切經紀操持如禮于是內外矜式之咸相呼曰貞女曰孝婦而孝貞孝之名達城鄉矣貞孝性婉順而用心沉毅其委折有非丈夫能到者莫大於爲翁納媵一事嘗請於姑曰婦所賴以守者子也

今族中鮮可繼嗣選侍天許生小叔待其長而生子即婦有子不
虛耳已而姑歿遂大斥所有成其事時翁且七十果生男德茂二
歲而繼室又歿乃躬撫教之翁壽幾八十瞽忽開覩覩脫子之嘻（天有眼）
嘻十齡遐齡呼嫂娘笑而瞑（翁笑而且哭矣 孔翁讀此篇淚流滂滂下）翁平居見貞孝必起拜必答曰非但
吾德若吾先世戚頗若之繼絕也是皆于於乙未丙申間同年張
君起鳳周君春蕭袁化人交鄉詳告于相歎爲非常信天之必報
之不可無文以表彰之者荀未暇後何似越數年則聞德茂已婚
生子貞孝已得旌矣又數年聞于上學矣貞孝卒于乾隆五十四
年己酉壽六十有四守貞三十六年事翁歷二十一年以其坊價

佐兩世葬畢而後終信吾志竟成而天之不爽如此以視祝貞女彼以賫恨此以壽考數則不齊其歸一也然吾閩貞孝當請坊日敘事蹟與張周兩君言詳略先後頗異又不及爲翁納媵有子事前州戰效曾作志亦失實使奇節大美鬱湮不彰則甚矣予文之不可以已也或又曰州志稱貞孝姓徐氏楊恭毅姑弟勿深考云

此眞奇節大美求之列代史傳中亦無其匹文亦曲盡此與上篇皆先生晚年之文力盡化爲神筆之所至與物化而不以心稽矣。此事惜不令將漪谷先生聞之聞則譜入傳奇九種可增爲十